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一回 華堂客佩紫衣朱

詩曰： 聘幣星期六禮全，衣朱佩紫喜歡天。洞房花燭劉公子，准擬今宵會絳仙。

話說管園人潘發，他一到黎明就起來打掃園中的。這日早晨，一見後門大開，鐵鎖拋於地下。不覺大驚失色，說一聲不好，昨夜必然有賊子。又聽得後園中人聲喧鬧，都說道失了一匹黃馬。潘發心慌意亂，一路尋蹤覓跡。只見重重的門戶，一直開到裡邊。忙問妻子道：你快往裡邊瞧瞧，一條夾道直通著小姐的臥房，只恐失了物件，責備我一人。潘大嫂十分著急，說聲了不得，往裡飛跑而去。

潘嫂如飛向內跑，走到那，幽芳閣裡細觀瞧。堂門半掩無人影，鳥語爭枝鬧樹梢。悄悄叫聲蘭姐姐，可曾梳洗出房幃。連聲叫喚無人應，大膽推門向裡瞧。只見千金門倒扣，深堂寂靜聲息杳。忙叫榮蘭何處去，為什麼，銅環雙扣這般牢。西房映雪方才起，秀蕙開門問事苗。潘嫂細言遭賊事，故而察看這蹊蹺。不知小姐何方去，反扣房門好寂寥。映雪驚疑忙出外，烏紗罩鬢小釵挑。花容帶痛微微瘦，鳳履忙移步步嬌。推進東房觀仔細，只見那，羅幃寂寂篆煙消。挑開繡幔分明見，枕被俱無有事苗。映雪一觀心大駭，花容失色皺眉梢。

啊呀奇哉！小姐為何不見？潘大嫂快到前堂探聽，可在太太那邊麼？

潘發之妻走似飛，蘇娘病起要添衣。回房找件家常服，斜束綾綃把步移。秀蕙初來並乍到，急忙忙，跟隨映雪出香居。繞廊穿徑方才到，只見那，潘嫂慌忙向外飛。亂叫張家和李嫂，太夫人，此時曾否起身軀？花園門放還猶可，失卻槽中一匹駒。又不知，小姐榮蘭何處去，幽芳閣，房中倒扣有蹊蹺。家人僕婦高聲喊，兩廂房，僕婦丫鬟著了迷。忙穿褲，急披衣，一片喧嘩啟院扉。司馬夫人都嚇醒，忙呼僕婦問根基。蘇娘忙到迴廊下，隔著紗窗稟是非。

啟太太老爺得知：今日早晨，花園後門大開，小姐的房門半掩，此刻迫尋到此。小姐與榮蘭不知哪裡去了。

尚書夫婦聽其詳，魄散魂飛失主張。口口聲聲稱不好，開門連叫映姑娘。碧松堂內曾經過，莫不是，去看魁郎未轉房。映雪回稱言正是，待奴前去看端詳。心內急，意中慌，飛步金蓮繞曲廊。這裡尚書和太太，不梳不洗坐華堂。丫鬟僕婦齊傳諭，喚上園丁問細詳。潘發方才言細底，但聽得，喧傳不在碧松堂。迎頭來了章飛鳳，隨後還同翰苑郎。映雪心驚先下淚，亂稱奇事意彷徨。飛鳳說，姑娘昨晚來觀姪，談了些，離別之言甚痛傷。不意真心非為嫁，到今朝，果然躲避到何方。翰林跌足雙眉皺，我就猜疑這一樁。妹妹素來心性烈，她豈肯，依隨聖旨失冰霜。到今朝，果遭逼迫私逃走。這時候，父母心中怎主張。韓氏夫人先痛泣，呼天喚地淚千行。尚書心內如刀絞，仰面長吁叫上蒼。一頓雙靴稱不妙，淒然款步下華堂。夫人掩面號哭，飛鳳低頭涕泣行。翰苑長吁隨後走，還有些，家人僕婦及梅香。紛紛多到幽芳閣，又到中堂請老娘。哽咽悲啼含著淚，問了聲，千金端的在何方？齊齊步進香閣內，冷清清，不見人來只見床。回視窗前書案上，現排著，一封親筆別爹娘。

話說孟尚書一見了女兒的親筆，就知不是私逃，定然自盡。遂坐在窗前椅上，拆開一看。

一邊長歎一邊觀，痛淚紛紛拭未乾。韓氏夫人同子媳，齊齊圍繞綠窗前。看到一同行走事，只哭得，韓氏昏迷痛碎肝。

啊唷親兒呀，你怎麼撇下爺娘去了！

長到今年十六春，只說你，聰明才女有收成。父親不合婚皇甫，到今朝，只為他家害我們。似這等，天子賜婚恩不淺。似這等，王親為配喜非輕。你何須，癡心不受君王命。你何須，誓死甘從反叛門。怎不想，養育深恩難不得。竟公然，黃昏暗遁出園林。青春女子如何走，嬌弱身軀怎樣行。未出閨門難識路，你焉知，崎嶇世道難容身。縱然身帶榮蘭婢，年少丫鬟有甚能。不識高低逃了去，倒只怕，飄零要作異鄉魂。啊唷嬌兒呀，昨宵定省兩相逢，今日翻成一夢中。半世娘兒分散去，麗君何故絕形蹤。夫人哭倒塵埃地，雲鬢蓬鬆粉面紅。翰林夫婦齊痛泣，孟尚書，心如刀絞取真容。扯開一見如花面，不覺悲呼淚滿胸。啊唷兒呀，據汝書中這等言，你竟是，改妝男子出花園。此番做事無良計，倒只怕，要保清名保不全。你又非，醜女村姑無美色；你況且，紅顏綠鬢正芳年。普天下，風流浪子知多少，似這等，美麗裙釵躲避難。做事全然無見識，竟把那，千金之體走風煙。明媒正娶還違逆，當不得，俗子狂夫著眼看。你道此行為守節，我現來，後來之事不堪言。允和不允該明說，為什麼，竟把高堂父母瞞。兒若果然心已決，我還當，飛書一本去回天。偏偏假意應承了，到如今，父母分拋一旦間。司馬言完心慘切，悲聲欲吐淚如泉。翰林跌足長吁氣，說道是，此事原非妹妹愆。父若果容她守節，豈思避難出花園。既然如此無他說，只好依從字上言。說畢一齊觀映雪，只見那，佳人正把手書看。星眸宛轉從頭視，頃刻間，兩片紅霞上玉顏。放下書時心慘切，翠眉含露吐芳言。

啊呀太太老爺呀，此事斷難從命！

奴雖愚昧少才情，閨闈之儀也略明。皇甫督台雖說反，到底是，奸臣誣奏害忠良。劉國舅，花園放火奸謀露。這幾番，平地風波是彼生。胞姐既然為帝後，豈不會，暗通書札請綸音。逼得我，千金守節私逃去。劉奎璧，就是奴家切齒人。不報冤仇還忿忿，豈肯反倒替成婚。若然賤妾貪榮貴，千古留傳不白名。非但眼前傷禮義，還愁日後遭刑。自古說，奸臣勢燄如冰雪，容易興來容易傾。被害之家時運轉，那其間，昭彰天理不饒人。奴如今日圖富貴，豈不干連禍及身。太太老爺詳此理，斷難遵命入劉門。不如從直申哀表，上奏君王作處分。只說是，小姐守貞心不願，劉家強逼要成婚。事由無奈私逃去，海角天涯沒處尋。只要劉家賠小姐，方才解得這冤情。劉侯縱有滔天勢，殿上君王難認親。必欲臨期奴代嫁，蘇映雪，甘願一命赴幽冥。佳人說到傷心處，掩面悲啼痛淚傾。司馬夫妻猶未答，蘇娘子，又悲又喜又生嗔。上前扯住羅衫袖，不肖女兒罵兩聲。你父早亡無依靠，做娘的，身充乳母領千金。若不是，老爺太太施恩典，你焉能，飽食豐衣活到今。大概之言休說起，想一想，千金待你若何情。同行同坐無驕傲，相愛相親不慢輕。口口聲聲呼映姐，教詩教畫費辛勤。若非小姐懇勸訓，你不過，也像頑奴劣婢們。今日疑難須你解，為什麼，推三阻四不應承。難道說，皇親國戚公侯子，玷辱了，裙布荊釵貧賤人。好好今朝依了我，回身八拜認螟蛉。老爺太太如合意，就將你，嫁到榮華富貴門。你若此時還不允，真正是，恩將仇報沒良心，快快上前參主人。言訖手牽蘇映雪，相催就此認螟蛉。尚書夫婦齊揮淚，同問姑娘可肯行？映雪其時無主意，淚汪汪，不言不語自沉吟。啊呀千金呀，奴家只說你迴腸，依允君親已不傷。誰道言詞都是假，到今朝，果然躲避走他鄉。千金只顧全身去，怎知道，奴亦心歸皇甫郎。留此一書貽累我，令人何計脫災殃。罷罷罷，紅顏薄命該如此。蘇映雪，就向劉家走一遭。榮華不改冰霜志，奴只是，夢裡姻緣豈肯忘。拼將一命尋了死，冤魂遍處覓才郎。生前不得時相見，死後應能長在旁。保佑得，皇甫郎君重發達，報仇雪恨快心腸。麗君小姐全名節，烈婦英才配了雙。方顯奴家蘇映雪，始終如一有冰霜。今朝且勉成婚事，說不得，要把青春性命傷。映雪佳人心已決，登時轉色道端詳。老爺太太深思重，奴卻如何就敢忘。替嫁之為原不願，既然有說敢聲揚。萬般只為無其奈，妄認爹娘乞怒將。太太老爺俱請坐，容奴跪叩在中堂。尚書夫婦心悲喜，寶氏慌忙請出房。不必更排香燭案，就在那，幽芳閣內認爹娘。夫人勉強呼聲女，依舊是，哭叫親兒淚萬行。司馬十分憐映雪，慇懃安慰女紅妝。蘇娘拜認雙親後，孟夫人，要遣家丁走四方，大料私逃離不遠，速行尋覓女還鄉。嘉齡著急忙攔阻，說道是，父母如何沒主張？這一差人尋小姐，弄得來，醜名到處盡傳揚。不言守節清名重，只說家庭禮法亡。若使劉家知此信，怎生暗嫁映姑娘？我思妹妹才情廣，決不調停欠主張。她既改妝逃出去，有誰認識女紅妝？況伊滿腹文章在，必定要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如若尋回仍遭嫁，無非是，擠將一命赴幽鄉。為今之計從長議，莫遣家丁去播揚。設使劉門同察訪，反教賢妹不能藏。且將映妹成婚後，慢慢相尋也不妨。司馬夫婦齊點頭，長吁短歎出香房。翰林傳集男和婦，禁止喧嘩到外廂。合府家丁齊領命，俱皆閉口不聲張。其時吉日先開面，卻原來，風俗相傳各一方。嫁過門時方絞臉，無非是，珠冠玉■助新妝。忙忙要發妝奩去，並及差人看洞房。韓氏夫人心不悅，把妝奩，平分一半送蘇娘。婦人見識何須說，這日匆匆不必詳。夜景休提談次日，又早是，一輪赤

鏡出扶桑。

話說次日初二，良辰一到，黎明時候，劉府懸花結彩，發寶轎迎接成婚。大街擁塞不開，爭羨侯門富貴。

錦簇花團寶轎開，將軍執事兩邊排。宮燈百對高低映，白馬千騎陸續來。仙樂悠揚吹鳳管，彩旗招展列官街。前打著，朱紅兩柄沉金字；上邊書，御賜成婚兩面牌。一到堂堂司馬府，摧妝詩賦請裙釵。這一天，尚書勉強穿公服，賀喜之人隊隊來。韓氏夫人心不悅，真容懷抱叫傷哉。平明尚未抬身起，雲鬢蓬鬆淚滿腮。司馬孟公偷勸解，夫人何故這般然？快休冷落蘇家女，顯見得，一樣孩兒兩樣懷。飛鳳嘉齡齊跪請，孟夫人，方才慢慢坐妝台。梳妝已畢更衣罷，女眷紛紛已進來。韓氏夫人相接待，章飛鳳，忙忙又要抱嬰孩。喜娘都在幽芳閣，服事新人對鏡台。映雪夜間同母睡，說了些，別離言語甚悲哀。快刀一柄隨身帶，正備要，暗刺劉郎報恨懷。臨鏡梳妝穿吉服，鳳冠霞帔眼前排。輕勻粉面垂珠絡，薄掠雲環壓寶釵。彩袖半籠雙玉筍，湘裙低露小紅鞋。珊珊環離春閣，渾似仙姬下月台。兩個喜娘扶翠袖，只聽得，催妝三次不容挨。

話說新人一出堂中，就要拜辭上轎，侍女鋪下紅氈，眾喜娘攙扶行禮。